

候鳥



西西著

洪範文學叢書 ②

候

鳥

西

西

洪範書局

印行

洪範文學叢書 225

候鳥

著者：西 西

發行人：孫玫兒

出版者：洪範書店有限公司

臺北市廈門街一三巷一七一號二樓

電話：三六五七七七·三六八六七九〇

郵撥：〇一〇七四〇二一〇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

印刷者：永裕印刷廠

法律顧問：陳長文 蕭雄淋

初版：一九九一（民八〇）年九月

四印：一九九七（民八六）年三月

定價二五〇元

（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）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ISBN 957-9525-87-0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候鳥／西西著. --初版. --臺北市：洪範，
民80
面；公分. --(洪範文學叢書；225)
ISBN 957-9525-87-0 (平裝)

857.7

81000041

紀念我的父親

第一章

法國梧桐呀

法國梧桐

我想問問你

你的家鄉在哪裏？

法國梧桐呀

法國梧桐

我想問問你

爲什麼

法國的梧桐

長滿在

天氣漸漸涼了，蟬的鳴叫也變得緩慢和微弱了。樹上許多葉子都隨風飄了下來，葉子飄下來的時候，就像國語課本裏寫的樣子：在空中轉一個圈，打一個旋，才飄呀飄呀，慢慢地落下來。樹根的四周，已經堆滿了無數落葉，新落下來葉子還是青綠的，略帶一點兒焦黃，但早一些落下來葉子，已變得深褐，甚至灰黑了。偶然一陣風吹來，所有的葉子都在風中打滾，呼呼地轉，沿著長街，朝街尾飛跑過去。有的碰在附近的牆上，拍拍地發出撲擊的聲音，好像無數巨大的蜻蜓。然後，葉子就在牆側停下來，不動了。遠去的葉子，也許聚疊在別的樹根下面，也許飛上了天空，但它們不久也回到了地面，這一次，卻滿身都是灰塵。

爸爸說：你到叔叔家裏去一趟。這就是爲什麼星期日我也要在這條長街上再走一次的緣故。這段路是我熟悉的，因爲走過了這一條長街，再轉入另一條更長更寂靜的街道，朝左手邊拐一彎，再走一會兒，就可以走到我的學校。我每天在這條路上走兩次，從來不乘搭電車，也不乘搭公共汽車，電車和公共汽車祇行走在熱鬧的地方，而我的學校和我家之間，是些靜悄悄的街道，祇有啲啲啞啞的三輪車、人力車，偶然才有一輛汽車駛過。電車的鈴聲，公共汽車的喇叭聲，好像屬於另外一個世界似的。

從家裏走路上學，我一共要走三段不同的道路，第一段路是熱鬧的，路上的車輛種類也多，

馬路也比較寬闊，行人道上有各種的店鋪。我總是一面走一面一間一間店鋪停下來看。所以，學校雖然是下午三點半放學，當我回到家裏，已經差不多五點多了。母親常常對姨姨她們說，路是不遠的，她在街上踟躕，要把每一間店都仔細看一遍才回來。

其實，那些店鋪永遠是一個樣子，祇有一、兩間店鋪一年中才有些微的變化，譬如賣燒餅的店鋪，平日祇是賣燒餅，祇有天氣冷了，才做糯米粉的年糕糰賣。可是，不管是有年糕糰賣，還是照舊賣燒餅，我還是要站在門口看，看店鋪裏的伙計，把一團團麵粉用木棍搓，加些水，拌些油，攪成一個一個小粉糰搓成一條條長卷，加些葱又再加些乾麵粉，最後，燒餅上都灑滿芝麻。店夥計雙手沾些水，將餅放在手上這邊一擺，那邊一拋，伸伸手，把餅貼到爐子的邊壁上去，於是，我站着等，等烘好了的燒餅從爐子裏出來。

我並沒有買燒餅，我祇是喜歡看，我要看整個做燒餅的過程。長街上的各個店鋪，每天就在那裏作種種不同的表演，彷彿他們是大馬戲團，不斷上演令人驚訝的節目。看過了烘燒餅，我又站在旁邊的店門口看做花生糖，糖板哪，花生哪，甜漿哪，菜刀哪，又香又熱鬧的一個地方。原來花生糖做好之後竟有桌子那麼大的方塊，然後切成一小塊一小塊。刀子那麼斜斜地壓下去，糖的模樣就和菱角一樣了。

我最喜歡看的還是做麵條的機器，搓好了的麵粉糰倒進去，空隙的地方就會有麵條整整齊齊地流出來，機器整天擦擦、擦擦地響，麵條不停地流出來。這機器實在令我驚奇，它怎麼會做麵

條的呢，身體裏面有許多手指嗎？有一把很長的大梳子嗎？我站着看了一遍又一遍，麵條是永遠流不完的，那是一條多麼長的麵條的河呀。

在這一段路上，我還會停下來看許多的小攤子，賣糖藕粥的，仔細地切着一片一片鑲滿白米的藕，然後把藕片浸在熱騰騰的粥裏。如果沒有人來買，我就一直等，等到有人走過來，於是我看見粥桶的蓋子打開，白霧升起來，從一節蓮藕上，又有一片一片的蓮藕給裁出來。

經過了這些店鋪，我就轉進靜寂的長街來了。這條街上，一間店鋪也沒有了，甚至連一扇門也沒有，除了整條空蕩蕩的馬路外，兩邊都是矮矮的圍牆，圍牆砌得並不高，但我看不見圍牆的另一邊是什麼，我祇知道，圍牆裏面是寬闊的花園，無論什麼季節，圍牆外面的長街總是靜寂的。街上擺着一個賣冰水的小攤子，看管攤子的男子一面給自己抹汗，一面用開汽水瓶蓋的鎖輕輕地敲打玻璃瓶，沙啞地喊着：冰呀，冰呀，賣冰呀。即使他在那裏喊，長街還是寂靜的。媽媽常常說：你不要去買那些冰水喝呀，喝了冰水會肚子疼的呀。

經過冰水攤子的時候，我看見攤子的男子用小鐵刨在冰上擦擦地磨，接着把碎成一堆的冰絮放進杯子，然後倒了滿滿的一杯汽水，遞給過路的人。蒼蠅就在汽水瓶的四周嗡嗡地飛。

黃葉從樹上落下來之後，冰攤子和刨冰的男子都不見了，長街就更靜悄悄的了。不過，這地方卻有了新的聲音，除了風捲樹葉的旋轉聲，就是雙腳踏在落葉上的沙沙聲。樹葉長在樹上時是那麽青綠和柔軟，當它們掉到地上來，漸漸變得更焦更黃，身體也變得愈來愈脆硬，雙腳踩在落

葉上面，真是一種清亮的音樂，那麼多的落葉，那麼長的街，這首歌要走到樹的終點才能唱完。

一陣風吹來，雨點一般的灰塵落在我的頭上，連嘴巴裏也滿是砂粒，讓我趕快轉過身子站好，避過了風勢再說。我的砂眼，不知道是不是和這風沙有關。有時候，砂粒跑進眼睛，使我的眼睛紅了，流了許多眼淚。校工走到課室的門口來，大聲叫喊：檢查砂眼。老師放下書本，叫我們排隊到學校的醫務室去。我是那麼地害怕，爲什麼許多同學都不去，爲什麼有些同學的那些卡紙上祇有一個十字的記號，而我卻是三個十字？他們各滴了一滴眼藥水，按着一團藥棉回到課室的座位上，而我，我的眼睛上卻塗了一大團藥膏，要好久才能把眼睛睜開來？

啊啊，不要讓風把砂粒吹進我的眼睛裏。爸爸說：你到叔叔家裏去一趟。叔叔的家我去過，他住的地方就在學校和我家路上的中間，走過這一段圍牆隔着的長街，就是叔叔的家了。我很少上叔叔家去，也許，因爲我每天要上學，回家又要做功課，老是沒有空；也許，因爲爸爸媽媽忙，沒有時間帶我去。不過，媽媽說：叔叔和我們是不同的。

叔叔和我們不同，我想我是知道的，因爲我每天上學去，總要經過叔叔的房子，那是一幢很高的樓房。我常常一面在長街上走，一面數那幢房子的高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六層樓。在長街上走的時候，我已經可以看見那幢房子，白白的牆，窗子上有點粉紅的框框，彷彿我上學時每天經過的那間外國糕餅店，這店的門永遠是關上的，要進店去，就得自己推開門，那扇門，推開了又會自行閉上，門一推開，就有一個鈴在門背後叮玲叮玲地響起來。我從來沒有走進

門去，不知道裏面是什麼樣子。

站在外國糕餅店的櫥窗外面，隔着玻璃，我看見一本打開了的厚書，其實，這才不是一本真正的書，它原來是糖做的，上面的幾個蝌蚪一般彎彎曲曲的字也是糖，但我嗅不到花生糖一般的香味和甜味，所有好聞的味道都被玻璃阻擋了，這是多麼可惜呀。媽媽說，那個一層又一層的白色樓房一般的餅是個蛋糕。白色的奶油上有粉紅色的糖花朵，還有銀彩帶，最上的一層還有兩個小洋娃娃，穿着外國衣裳，女洋娃娃穿白色的長裙子，還撐着一把白花小陽傘。叔叔住的房子，真的好像這個甜甜的蛋糕。

每天上學，經過叔叔住的房子，就會想起外國糕餅店的蛋糕，我會數完樓房的層數，然後才轉入另外一條靜寂的街道，繼續朝學校走去。不管是上學的第一段路、第二段路或第三段路，馬路兩邊，都長滿了樹，所有的樹都一模一樣。我問爸爸，是什麼樹？爸爸說：法國梧桐。

法國，很遙遠的一個國家吧，為什麼法國的梧桐，會跑到中國來呢。而且，在這條街上，好像除了法國梧桐，什麼別的樹都沒有。那麼中國自己沒有梧桐樹嗎？學校的課本裏有許多樹，老師也說過，我們的國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樹，松樹，杉樹，桃樹，李樹，還有楊柳，還有枇杷樹，楊梅樹，但我每天看見的祇是法國梧桐。

老師給我們看圖書，課室裏的小圖書館有童話，也有故事。也有一些書，裏面寫了很多「故鄉」，大家都這樣說：故鄉就在河邊，前面有一座山，四周都是田，河上有小橋，河邊有樹，楊

柳垂在水面；山的那一邊有果園，果樹上長着滿滿的果子。

我希望老師作文課的時候永遠也不要出一個叫做「故鄉」的題目，因為，我想我是沒有故鄉的，我從小就在城市裏長大，沒有流水，沒有小橋，沒有楊柳，沒有果園，沒有山，沒有田，沒有牛羊鷄鴨的地方，也可以是一個人的故鄉嗎？我是多麼希望自己有一個故鄉啊，那麼，作文的時候，我也可以寫：門前有一條河，河上有一條橋，河上又有楊柳樹。可是我的故鄉呢？難道我就寫：門前有一條馬路，馬路中間有電車和公共汽車，馬路旁邊有一棵棵的法國梧桐？法國梧桐長得高，有三層房子那麼高，比花園的圍牆要高許多，秋天的時候，梧桐葉子都從樹上落下來？

這些日子，男孩子的遊戲除了打彈子、打陀螺和彈蠶豆之外，多了一樣鬥蟋蟀。他們有的帶了個泥蟋蟀盆回學校，有的帶竹筒管，每個人幾乎手上也握着一管稻草。女孩子的遊戲也多了一樣，除了擲豆袋、跳繩，大家喜歡鬥葉梗。隨手撿起地上的梧桐葉，就可以比賽哪一片落葉的葉梗堅韌。最堅韌的一條葉梗，在三數次的拔河之後也折斷了，但葉子仍不斷從樹上落下來。

經過叔叔的房子，再走一些路，轉一個彎，就到學校了。不過，沿路門多了起來，每過十多塊地上的大水泥格子，就可以遇見一扇門，過了門，也有圍牆，圍牆的模樣也和上一條街的一樣，有的依然是紅磚頭的牆，有的卻是白粉牆，有的是石頭牆，有的是竹籬笆，牆裏可以看見房屋，都有兩、三層高，從窗外看進去，可以看見吊着的燈盞和垂着的繩索，有的燈盞掛滿燈泡。

在白天，燈泡都是灰白色的，我不知道到了晚上它們會有多少顏色，因為我從來沒有在晚上經過這個地方。

沿着街道，我可以聞到花的香味，花就在圍牆的旁邊，離我很近，透過圍牆的鏤花空隙，我看得見花，我還看得見牆上爬滿了青綠的藤。這些屋子都是靜靜的，一點聲音也沒有。祇有一間，不知道是哪一層樓，傳出鋼琴的聲音。我想，那是鋼琴，因為那聲音就和音樂老師教我們唱歌時彈的琴聲一樣。

聽過鋼琴的演奏，學校就不遠了。我會首先看見學校對面的一些店鋪，然後才看見學校的大門口。過了學校還有些什麼圍牆和店鋪，我一直不清楚，因為我也從來沒有走到那邊去。學校這邊的店鋪，我最熟悉的是燒水的鋪子，鋪子彷彿沒有名字，大家都稱鋪子裏胖胖的男子做老闆。老闆，給我一勺水。老闆，是我先來的，應該先給我。老闆，我要買五個竹籬。

中午放學的時間快要到了，課室裏就會輕微的騷動，大家都把抽屜打開一條縫，把抽屜裏的飯盒移到最容易拿得到的地方。老師在講些什麼，耳朵好像一點也聽不見。鈴聲大概要響了吧，怎麼這麼久還不響呢？沒有一個同學有手錶，老師有，但老師仍在講書，看也不看一下。老師和我們不一樣，老師不用帶飯盒上學，老師也不用一聽到鈴聲就搶着奔出課室。

早幾年，我還要媽媽帶我上學，到了中午，我從課室出來，會在走廊裏看見媽媽，她和許多同學的媽媽一起站在走廊守待，手裏提着一個銀灰色的飯盒子。我們一起回到課室裏，坐在小凳

子上，把飯從盒子裏取出來。最先的總是菜格子，今天是什麼菜呀，原來是蒸得柔滑鮮嫩的雞蛋，啊，媽媽是知道的，我最喜歡吃的就是雞蛋。飯是那麼香軟，媽媽走了許多路送來，飯還是熱騰騰的。但媽媽卻滿頭是汗。

我現在長大了，媽媽不再送飯來了，是我對媽媽說的：媽媽，你不用給我送飯到學校去了，許多同學都自己帶飯盒，你祇要早上給我一個飯盒。但媽媽說：早上的飯菜，到了中午，不都冷了麼？於是我又告訴媽媽，學校裏有蒸籠給我們蒸飯，早上上學，把飯盒子留在廚房，領一個小牌子，中午到廚房去，用牌子換回自己的飯盒，飯就蒸熱了，不會冷。

於是，媽媽不用給我送飯了。每天早上，我把飯盒子用一條毛巾包好，放在書包裏。有時候，飯裏的菜汁太多，打翻了，把書本都弄濕了；有時候，拿飯盒子不小心，跌在地上，把裏面的調匙打碎了，不得不倒去很多飯，祇吃一點點。一面吃一面還在擔心，飯裏不知道還有沒有碎片。後來，媽媽在飯盒子裏放的是鐵匙，鐵匙很燙嘴，我不得不把它放在鉛筆一起帶到學校去。吃蒸熱的飯，已經是早一陣的事了，現在我中午吃飯，吃的是水泡飯。蒸熱的飯，老是一股奇異的氣味，打開飯盒的蓋子，彷彿吃的不是飯，而是一條抹桌布。同學們都不肯把飯盒子拿到廚房去蒸，到了中午，大家都擠到燒水店老闆的店鋪來，每人買五個竹籬，每個竹籬可以泡一次飯。

鈴聲響了，啊，下課了。大家起立，鞠躬，老師再見。我打開抽屜，把飯盒子緊握在手裏，

由得抽屜碰的一聲關上，人已跑出了課室的門口。如今是賽跑了，從課室跑到樓梯口，從樓梯口跑到樓下，從樓下跑過長廊，跑過廣闊的大操場，跑到學校的大門口，跑過馬路，跑到燒水店，躡着站到燙熱的鐵板前面的位置。

我打開飯盒蓋子，把一根竹籌交給胖老闆，許多的飯盒子和我的飯盒子一樣，也擱在鐵皮板上。胖老闆拿着一個水勺，從大鐵桶中搯了一勺水出來，沿着每個飯盒澆花一般澆了一遍。我手拿鐵匙，把飯鑿鬆，菜格子在飯盒內隨水浮了起來。飯都軟了，不久就脹滿了水份，我握着毛巾，輕輕握着飯盒子的邊，把飯盒側傾，用鐵匙阻擋流動的飯粒，但是，依舊有不少白米飯顆隨水流去。

胖老闆再搯一勺水，在每個飯盒子上澆一次，我再次用鐵匙把飯鑿鬆，然後把水倒掉。雙手握着毛巾，把飯盒子從鐵皮板上提起來，穿過背後厚厚的人牆，走出來。啊，媽媽帶給我的飯是多麼的香啊，那些雞蛋又是多麼柔滑鮮嫩呀，自從自己帶飯吃，我再也沒有在中午時候，在學校裏吃蒸雞蛋了，媽媽祇給我荷包蛋，祇有荷包蛋在泡水的時候才不會給水沖走。

媽媽問我：吃水泡飯，吃得慣嗎？我說水泡飯很好，沒有抹桌布的氣味。但我不能說，媽媽，你還是送飯給我吃吧。不不，我是不能這樣說的，因為我已經長大了，我已經長大得可以自己上學，自己回家，自己帶飯盒吃飯了。

我喜歡我的學校，祇有學校的廚房我不喜歡。其實，我想，我不喜歡的也不是學校的廚房，

我不喜歡的祇是蒸飯的抹桌布氣味，那種氣味很奇怪，好像一幅永遠也曬不乾的濕布。在黃梅天氣裏，老是要酸又苦的樣子。

除了廚房蒸籠的抹桌子布味道，我喜歡學校的一切。多麼闊寬的操場呀，我們就在這裏上體操課，老師吹哨子，我們一起做體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；大家一起彎腰，先向右，再向左，一共做八次。然後換一個方向再彎腰，先向前，再向後，也是一共做八次。太陽曬在頭上，大家滿臉都是汗，體育課是最快樂的了，大家一起賽跑，一起擲豆袋，一起跳繩。晚上替白帆布鞋塗鞋粉的時候，媽媽總是問：明天又有體育課了嗎？以前，媽媽會替我給白帆布鞋上白粉，現在我自己會了，拿着一隻舊牙刷，沾些水，在圓圓的粉塊上擦幾下，擦起了一片泡沫，然後塗在帆布鞋上，在操場上跑了一天的帆布鞋原來那麼髒呀。塗上白粉的帆布鞋要過幾個鐘頭才能乾，我把它們的繩子結起來，掛在晾衣竹上，我以為自己已經長得很高了，原來掛鞋子的時候，還要站在小凳子上。

我喜歡學校的課室，課室黑板的兩邊和座位的背後都有熱水汀，我本來不知道它們是什麼，後來媽媽說：是熱水汀。每個課室都有四個熱水汀，是一些彎彎曲曲的水管，盤旋起來，好像什麼呢，我也說不出，不過，天冷的時候，它們都暖了起來。我們可以把手放在上面，彷彿媽媽在冬天給我的暖水袋一般地暖和。到了冬天，大家都圍着它們，小息也很少人到操場上去踢球了。

到了冬天，課室的玻璃窗上都結了冰花，我們可以在玻璃上寫字，或者畫屋子和煙囪。老師

說，在課室裏不要戴帽子，不要圍圍巾和戴手套。我們祇好把手放在口袋裏。天冷了，握鉛筆的手也僵硬了，舉手說要去小便的同學好像也沒有了。

星期六的下午，我會上圖書館去。圖書館裏很靜，大家都很用心看書，有些書寫上密密麻麻的字，都放在書架上，不過書架很矮，我們這些小孩子都拿得到，另外一些就放在桌子上，像燒餅一般，一個一個攤在桌上。我喜歡這些書，因為它們大多數都是圖畫書，又都是七彩的，畫的全是白雪公主呀、小矮人呀、木偶奇遇記呀、灰姑娘呀，白雪公主的頭髮上有蝴蝶結，小矮人都有一个大鼻子，灰姑娘的衣服上全是煤灰，木偶的鼻子又變得很長很長了。書本裏的字也很大。

每年的兒童節，連平常不上圖書館去的小朋友也去了。這一天是很特別的，圖書館裏沒有人看書，攤在桌子上的書都藏了起來，桌子前面坐管理員，桌子上堆滿了送給小朋友的禮物，很多人排隊，祇要是小孩子，每人都可以得到一份禮物。我在老遠的街道上已經看見別的小朋友拿着禮物出來，原來是印着木偶卡通的七彩包書紙，每個人都有兩張。他們也給了我兩張，一張是白雪公主和小矮人，一張是灰姑娘和玻璃鞋。他們還給了我一包書籤，原來是樹葉書籤，小小的樹葉，一片紅，一片綠，一片黃，一片藍，一片紫，都垂着細細的綵繩子。這些書籤葉子，是什麼樹的葉子呢？為什麼我除了法國梧桐的葉子，別的葉子都叫不出名字來呢？

法國梧桐的葉子是不能做書籤的吧，比手掌還要大的葉子，哪裏有那麼大的書本呀。法國梧桐的葉子，祇能用來做門葉梗的遊戲。媽媽說，也有人撿了回去，當柴燒。不過，我從來沒有見